

B U I X U I B U I A I I W O

不许不爱我

吾无故/著

遇见你，是我一生的缘；
离开你，是我无奈的选择。
无论是命运的劫，还是现实的坎；
都无法阻挡，我对你的爱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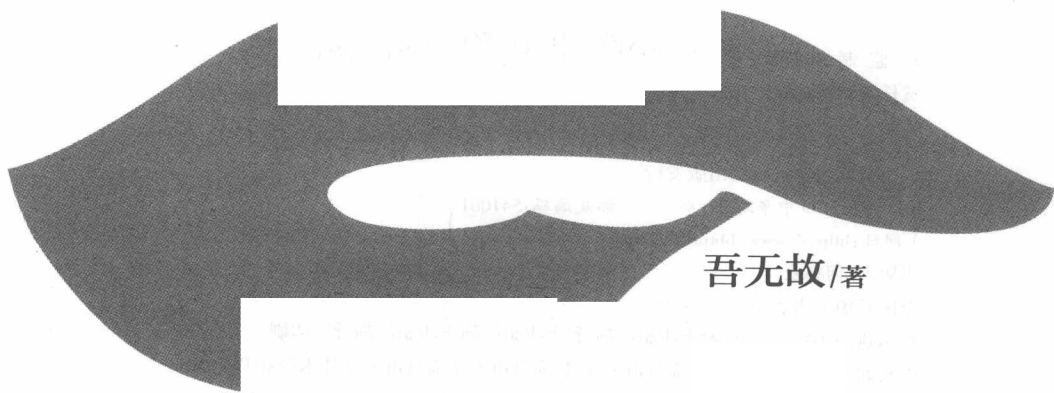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B U I X U I B U I A I I W O

不许不爱我



吾无故/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许不爱我/吾无故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633 - 9120 - 2

I. 不… II. 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8416 号

总 监 制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陈婷婷

装帧设计:USEE 工作室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31260822 - 129/139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650mm × 960mm 1/16

印张:19 字数:165 千字

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3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 - 292565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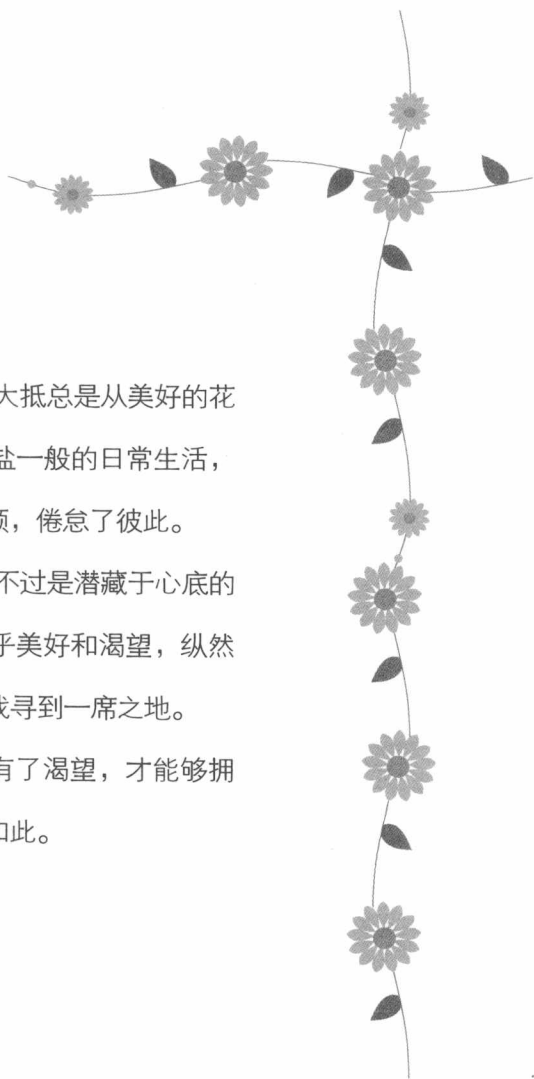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林 语 ·

世间的情感，大抵总是从美好的花
前月下沦为柴米油盐一般的日常生活，
以至最终苍老了容颜，倦怠了彼此。

所谓的神，只不过是潜藏于心底的
一个念想罢了。关乎美好和渴望，纵然
在现实中，也难以找寻到一席之地。

正所谓，因为有了渴望，才能够拥
有。爱情中，也是如此。





“Can you sell yourself in two minutes?”衣冠楚楚的经理客气而冷淡地翻阅楚香的简历，外国话从他舌头后面一句句转了出来，“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 worth to us?”

他发现楚香始终沉默，便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，朝她露出微笑。很职业，并显然有点轻慢：“What make you think you would be a success in this position?”

楚香的脸有点发热，感到自己很蠢。“我的英语不大好，可以用中文吗？”

经理的笑容更深沉了。

楚香说：“我来应聘行政，因为我学的专业是文秘，所以觉得比较对口。”

“Rico 介绍你来面试？”经理顿了顿，终于开始说母语。

“……王青青介绍我来的。”

“我们是外企。”经理已经连笑容都懒得保持，翻了翻面试登记，示意楚香，那上面的所有文字都不是中文。

“要求学历本科以上，英语六级以上。”

楚香的眼睛瞄到了别人的记录。Nanjing University、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、Wuhan University……还有个 University of Waterloo，一时不知道是哪所大学，大概是海龟。

“对不起，再见。”楚香站起来，不等经理说话，退出办公室走掉了。

离毕业还有六个月，跟任何一个毕业生一样，楚香开始了漫漫求职之路。她毕业于本地的 S 普通大学，专科。之所以强调“普通”，是因为这年头所谓 211 重点大学的学生都已经不稀奇了，何况 S 大这种三流院校。

走出那幢高级写字楼，楚香马上接到了王青青的电话。

“喂，楚香，怎么样？”

“没戏。”

“没戏？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大惊小怪，“Michael 问你什么问题，你怎么回的，有说自己应聘的职位吗？”

“说了，他说我不够格，要英语好。”

“哦……这样啊，你不也考过大学英语吗？”

“我只有三级。”

“只有三级？我一直以为你 pass 四级了呢！”电话那头又大惊小怪起来。

“三级。”楚香镇定地说，“没事，不过就不过吧，我再继续找。”

“真可惜喔，这家公司很好的，美国独资，只要进去月薪马上三千，你的英语只有三级啊……那就这样吧，我再给你留心下。”

“谢谢，再见。”

楚香按掉电话，心里一阵冷笑，相信王青青现在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。

其实王青青对她的各种求职资料知之甚详。王青青是楚香不同父也不同母的“姐姐”——楚香父母离异以后，母亲改嫁给王青青的爸爸。

巧的是王青青也毕业于 S 大，本科，英语专八。毕业后半凭本事，半托关系，在某家知名外企上班，混得不错。楚香开始找工作的时候，楚香她妈把楚香的资料一股脑儿拷给王青青，希望王青青帮忙。

这是楚香她妈对她不多的几次关心之一，楚香觉得不好推辞，尽管早有预感王青青不会尽力。

本来嘛，在后母的亲生女儿前面稍微表现下优越感，这种事是非常愉悦的，何况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认为，英语水准的高低等同于社会阶层的上下。

楚香登上 33 路公交车，这条公交环线直达和平新村。

33 路是一条不用空调车的公交线，也是本市最老的公交线之一，据说起始于 1984 年，楚香从小到大坐过无数趟 33 路，和平新村站上，和平新村站下。

跟公交线差不多，和平新村也是最早建设的一批楼房住宅。听名字就知道，“和平新村”，跟那个年代的解放路、胜利路、延安路等等异曲同工。

楚香在和平新村有一套房子。

这套房子来历复杂，本来属于楚香的爷爷，后来楚香的爸爸结婚时，被当做聘礼和新房，夫妻双方共同拥有。不过世易时移，1999 年澳门将要回归，楚香的爸爸也下海成功，发了笔小财，同时赚回一个情人，楚香的妈妈也不甘示弱，没多久就投奔了别的男人。

那时楚香读初三，年纪半大不小。父母摊牌当天距离中考正好 50 天，学校刚刚挂上倒计时的牌子。

为了和平新村这套总建筑面积 30 平方米的老格局房子，两个曾经是夫妻的男女相互咆哮，大打出手，不但当着楚香的面砸烂一台电视机，还扭打到楼道里，成为上下围观的对象。

后来双方亲属到齐，经居委会调解，这套房子作为补偿留给楚香。

楚香的父亲再婚，另购新居；楚香的母亲再婚，搬去丈夫的家里。楚香上高中之后，就独自住在和平新村。

对这段经历，楚香曾经极为痛苦，后来则翻然醒悟，变得很庆幸：幸亏离得还算爽快，让人不致受到折磨。况且跟别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比较，她得到的实惠挺大，小小年纪就拥有了一处房产。

作为错误婚姻的错误结果，父母都有新的家庭后，楚香一年见母亲三至五次，三至五年见父亲一次，反倒是爷爷奶奶对她还算照顾，经常嘱咐她放学去吃晚饭。

33 路从高楼林立的 CBD 区域，一站站开到了和平新村。老小区房子破旧，物业简陋，但也有它的好处，路边的法国梧桐都长了几十年，又粗又壮，使不宽的马路显得颇为浪漫。

法国梧桐后边，沿路都是店面，楚香没有回家，直接拐到了陈小安的店里。

陈小安是一家服装小店的老板，也是楚香最好的朋友，经常不化妆，扎马尾，穿休闲服，25 岁看上去倒像 19 岁。

“小安！”

“嗨，香香！”两个人拥抱。

“香香，你来得正好。”小安喜滋滋地捞过一把衣叉，麻利地在墙壁上又下一件衣服。是件藏青色呢料大衣，挺厚实。“这件大衣仿 eland 的哦，正品商场里卖 788，我统共才进了五件，卖 300 块，挂出来两天就被识货的买走三件……”

没等说完，楚香连忙摆手：“别引诱我，没钱。”

“卖你成本价，150。”

楚香苦笑：“50 也买不起。”

“什么时候这么穷了。”

“我本来就穷人。”

“那算我送你好了。”小安满不在乎地把大衣塞到楚香手里，用眼神示意她去试衣服，“160 的号码，专门给你留的。”

楚香接过大衣，顺手往衣架上一挂。

“干吗，看不上啊？”

“给我留着，等我找到工作，第一笔薪水就来买大衣。”

“有毛病。”小安忍不住笑，“那时候可能穿连衣裙了好不好。”嘲笑归嘲笑，还是把大衣重新叉回墙上。“香香，你这人怎么跟我还客气。”

“找工作顺利不？”小安又问她。

“还可以。”楚香若无其事，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，她显得比同龄人更坚强，“工作终归能找得到，现在手里还有两个面试机会，小公司。”

“先做起来好了。”小安又鼓励她。

“我爸的老婆给我打电话通知了。”楚香忽然提了一句，“意思是钱给到下个个月截止，以后生活费甭想。”

“你妈呢？”

“我妈倒没说。”

“正好，你也快毕业了。”

“所以我觉得爸妈对我还算不错。”楚香摊开手，“给我房子住，供我念完大学，总算仁至义尽。”

小安拍拍她的肩膀，以示宽慰。小安也是单亲家庭出身，独自在这个城市打拼，有些事不必多说，自有体会。

“其实我这辈子就在等这一天，彻底独立——彻底自由。”楚香由衷地补充了一句，“真好。”

聊了会儿天，时间很快就溜到了下午5点。路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，小安的店也时不时有下班路过的女人顺便走进闲逛。

楚香不想在里头碍手碍脚，跟平常一样，来到旁边的“馄饨皇”小吃店，准备给自己和小安打包晚饭。

“馄饨皇”在这片是有历史的小吃店，楚香小时候，店里卖馄饨、煎饺和小笼包子，现在一样没变，更难得的是馄饨的个头只涨不缩，别家店的馄饨楚香起码要吃三十只，这家的吃二十只就能饱，难怪叫“馄饨皇”。

楚香手里抄着两只饭盒，精神抖擞地走进小吃店。

“两碗馄饨，一客小笼。”把钱递给收银。

楚香是老顾客，收银的姑娘跟楚香认识，原本碰面的时候总要点头打个招呼，这时收银取了钱，打了票，把票一送，使了个眼色，低声神秘地说：“你看，帅哥。”

楚香顺着她的眼光，转头一看，看见靠窗桌旁坐着一个男人。

那个男人年纪不大，穿休闲西装，没打领带，皮鞋，旁边搁了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的包，从头到脚露出一副“我乃青年才俊”的淡定派头。

他的五官轮廓很深，有一种男人的英气，但并不十分坚硬，反而柔和斯文。楚香在小安的店里翻过不少时尚杂志，只觉得他跟那些模特差不多。

和平新村一带,实打实的老小区,房子实在太旧,户型很差。稍微有点钱的人都不住,上外面买商品房了。留在这儿的不是退休的老头老太、普通工人,就是初来乍到租房过渡的打工人士。

因此那男人坐在“馄饨皇”,颇为耀目,格格不入,难怪让收银姑娘发花痴。但他自己好像很气定神闲的样子,慢腾腾地吃一碗馄饨。

楚香忽然想起来,和平新村一路之隔的棉纺厂最近拆了,据说要建一个高档小区,他估计是那边的,保不准还是个建筑师。

有点像。不,非常像。

那个男人吃得挺专心,吃完馄饨,连汤里的紫菜都捞起来慢慢吃掉了。忽然站起来,拎上包,风度翩翩地往店外走。

“身材不错。”楚香在心里加了一句。

念头没转完,却见他居然在柜台前面停了下来。

面朝楚香,很礼貌地笑了笑。

“小姐麻烦你。”声音极为客气,极为沉稳。

楚香一愣,问:“什么事?”

他慢慢摸出一张粉红色的大钞票,问:“你有零钱吗?”

楚香把身体一侧,让开位置,指着收银说:“兑零这边。”

他又笑笑,收起钱,仿佛考虑了一下,说:“算了,谢谢。”

说完扬长而去,楚香看到,他拿出一个东西,路边某辆黑色的车忽然“滴”一响,车灯亮了。他款款拉开车门,弯腰从驾驶座掏出一件大衣,胡乱折了两折,丢到里头。然后坐进去关上了车门。

车子停了几秒,娴熟地倒出车位,开走了。

“有钱人。”楚香在心里下了最终的评定。

收银还在恋恋不舍地张望,楚香用饭盒敲敲柜台,提醒她:“找钱。”

收银如梦初醒,赶紧点了三个硬币,交到楚香手里。

装好晚饭,楚香回到隔壁服装店,店里暂时没有顾客,小安似乎刚刚做成一笔生意,满脸兴奋,正埋头翻一本杂志。

彩页上的俊男靓女一个个流过去,小安的手指最终定格在某页,仔细辨认了一番,欢呼起来。

“就是这个，就是他！”

楚香被搞得有点糊涂，伸头过去一看，是个瘦瘦的外国男人，眼神深邃，姿态放松，味道十足。“他怎么了，难道你认识？”

“哎哎，别看人，看衣服。”

“衣服怎么了？”外国男人的身上穿了件深色衬衫。

小安很快活地看了楚香一眼：“哟，刚才有个男的在外面，你肯定没看到，穿的就是这种衬衫哎！Ermenegildo Zegna，活的 Zegna！”

楚香无语，心里知道陈小安同学的职业病又犯了。

小安是个非常努力的服装商人，市面上普及的时尚杂志决不错落一本，每季都要去大商场参考货品，虽然只有能力在批发市场进普通衣服，但按照她的话来说，无论如何，眼光一定要“走在潮流的前线”。

楚香出于好奇，跟小安逛过两次街。小安走在路上，眼睛就跟特务似的，嗖嗖乱转，一边寻觅大牌小牌，一边跟楚香喋喋不休。“那个女的裙子，宝姿哎。”“那个戴墨镜的，外套是 ESPRIT，上次我店里有一模一样仿版的。”“哇，看到那个大婶没，厉害了！好像是纪梵希外套。”

楚香因此以为小安是个时尚人士，有次受邀参加同学的生日派对，去问小安哪个牌子的打火机比较体面、实惠，谁料小安竟比她更迷茫：“牌子？打火机的牌子不都差不多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活的那啥。”楚香朝小安嗤之以鼻，指着墙上的藏青色大衣说，“万一假货呢。”

“香香，你这人真没情趣！”小安大叫一声。

想学医，一学医程

楚香也。罗佳怡说，楚香是个很厉害的人，她不仅会医，还会做饭，还会洗衣服，还会洗衣服

“楚香是个很厉害的人，她不仅会医，还会做饭，还会洗衣服，还会洗衣服”

楚香说，她会洗衣服，她会洗衣服

楚香说，她会洗衣服，她会洗衣服

楚香说，她会洗衣服，她会洗衣服

楚香说，她会洗衣服，她会洗衣服

楚香说，她会洗衣服，她会洗衣服

楚香说，她会洗衣服，她会洗衣服

楚香说，她会洗衣服，她会洗衣服



几天后，S大结束寒假开学了。

这是02级大专的最后半个学期，不少已经找到工作或者找到实习单位的学生都索性请假缺课，学校对此事也不作理会。对很多大学来说，办学并非为了明德，也不是为了研究学问，而是为了找工作，更何况是大专的学生。

S大的新校区离市区很远，在所谓“大学城”里，楚香虽然是本地人，平常也住寝室，双休才回家去。

楚香回到寝室一看，四个人的寝室里只剩下罗佳怡。

“香香，你竟然回校了啊！”罗佳怡正坐在桌子前面照镜子，听见钥匙声就把头扭过去张望门口，很惊讶地看着进来的楚香，吐字重点放在“竟然”上，“我以为你也不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来，不是还有课吗？”

“你通过专升本了？”被她一反问，罗佳怡好像更诧异了。

“没，我没打算专升本。”

“哦——”罗佳怡松了口气。脸上刚刚显出一丝谨慎，马上又松弛了。

“寒假的时候发短信说的，阿文和小六都找到工作了，所以她们不过来学校，可能毕业的时候来参加下典礼，拍拍照，领毕业证。我以为你也已经

找到工作了。寒假给你发短信，怎么不回啊？”

阿文、小六是另外两个室友的昵称，楚香想了想，貌似确实收到过短信，不过一懒就忘记回复了。

“大概发漏了吧。”楚香随便编了个理由。

“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还在找。”

“你也没找到工作？”看得出罗佳怡挺高兴。

“嗯。不好找。”楚香应了声，有预感，罗佳怡又要开始老一套。

“当然不好找啦！”罗佳怡叹了口气，娓娓诉说，“像阿文，她妈妈是当地卫生局的干部，小六家是开公司的，我们跟她们当然不好比啦。其实香香你比我强多了，你是本市人，我还是外地人呢，如果是‘那边’的，又稍微好一点，不过现在‘那边’找工作也要托关系。”

果然来了。楚香心里感慨。

罗佳怡口中的‘那边’意指S大的本科部。寝室里的三个女孩，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罗佳怡会对本科有这么深的敬畏。

罗佳怡的前男友是隔壁K大的大专生，两人还是高中同学，关系不坏。三年级上学期的时候，S大理学院有个男生对罗佳怡表现出好感，罗佳怡在寝室足足不安地念叨了几个月。

“他是‘那边’的哎，我会不会自作多情啊。”

“‘那边’的人不知道会怎么看我，瞧不起大专怎么办。”

“你们说他究竟可靠不可靠啊，他是‘那边’的……”

正巧，韩剧《大长今》热播了一阵子，楚香她们闲暇无聊也跟了一会儿风，后来她们仨就背着罗佳怡在寝室讲冷笑话。

“看来我们大专顶多是个‘尚宫’，‘那边’是皇后娘娘。”

“什么‘尚宫’啊，我们是‘内人’，‘那边’是‘尚宫’，上头还有研究生，还有博士呢。”

“太后怎么办？”

小六便故作紧张，尖叫起来：“‘那边’来人了！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三个人笑成一团。

《大长今》看完之后，罗佳怡已毫无悬念地踢掉了前男友，跟了‘那边’理学院的男生，着实志高气昂了一段时间。

罗佳怡问楚香：“香香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楚香说：“继续找呗，还能怎么样。”

“你们本地人不用急的。”罗佳怡沮丧地叹了口气，“我们外地人很吃亏，肯定找不到好工作。”

楚香笑笑，不说话。

有些人在尝试之前就已经给自己找好了失败的借口，你又能怎么鼓舞他们。

楚香找到班主任，打听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情况。最后一个学期以找工作为主，只开两门课，一门是国际贸易实务，周二上午开课；一门是辅修课国际礼仪，每周三下午三节课。

楚香迅速作出决定，不住校了。

在食堂吃完晚饭，回寝室吃了一根香蕉，稍微整理一番，楚香告别罗佳怡，背上包大摇大摆地回家去了。

转车跳上 33 路，到和平新村站的时候已经晚上 7 点。夜幕降临，寒风袭人，街灯与商铺的霓虹灯不停闪烁。

走到小安店铺门口，楚香放慢脚步，心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没进去问候，以免小安又提起那件仿名牌藏青色大衣。

令楚香意外的是，她这么一缓，眼睛居然又看见那辆黑色的车停在“馄饨皇”门口，那个挺帅的男人今天没穿西装，穿着厚厚的咖啡色休闲外套，正站在车子旁边。

街灯正巧照在他头顶，光影好像 LOMO 风格的照片。

照片里光鲜的主角理应漠视左右，但他冷不防竟然开口说话了。

“喂，小姐。”

那时楚香从旁边经过，很自然地站住，却不禁左右一张，看看周围是否还有别的女性。三秒后确认情况，楚香疑惑地扭头，看到主角表情平静，若无其事。

“对不起。”男人的手伸到衣兜里，摸了半天，摸出一张粉红色大钞，像孩子买糖似的递过来，真诚地问，“小姐，你有零钱吗？”

楚香差点要笑了，心想这人还真有趣，怎么天天需要零钱啊。

“没钱。”楚香一指“馄饨皇”，“去里面收银台兑吧。”

“去过了，不让。”

“那就买碗馄饨啊。”

“我不吃馄饨，扔掉岂不是太浪费了。”男人笑了笑，笑容收拾得一丝不苟，整张脸还是挺严肃。

“路边店多着呢，要不前面有个杂货店，你去买瓶水吧。”

“哦，谢谢。那就算了吧。”男人说着就把钞票塞了回去。

差不多的场景。楚香奇怪地看了他几眼。

“小姐。”男人皱起眉，好像突然间想起什么，语气迟疑，态度认真，问她，“你是不是做售楼的，怎么好像有点面熟。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吗？”

“我是个学生。”

“还是学生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……但真的挺面熟。不知小姐贵姓，怎么称呼？”男人摆出一副诧异的样子。

这男人年纪不大，最多三十岁，说话的用词却仿佛老派的绅士，恭敬得有点古怪。

“我姓楚。”

“楚？”很显然，男人一愣。

“好姓。”他反应很快，立即掩饰住失态，面带微笑赞赏地点点头，“这个姓真不多见，有个性。”

“还行吧，小说里多的是。”楚香报出一个最知名的同宗，“楚留香就姓楚。”

“哈哈。”男人一听，愉快地笑了起来，他轻松笑的时候，右边腮上出现

笑靥，登时便显得不再拘谨，“你说武侠片啊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，没。”男人问，“那你叫楚什么？”

“楚香。”

男人又一愣。“楚香？楚留香的楚香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……好名字。”

楚香感到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，不过他看起来像极了有钱人，即使想犯罪，也轮不到诈骗自己。当然也可能是想拐卖妇女，但一般来说，初来乍到的生人才是最佳目标，人生地不熟才容易得手嘛。

“我叫关泽。”男人大概也注意到了楚香的警惕，不动声色，开始介绍自己，“关羽的关，毛泽东的泽。”

“哦，也不错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男人掏出一个皮质名片夹，取出一张名片，递给楚香。

名片是最普通纯白的，摸上去质感光滑，印刷很细腻，中央用二号字孤零零打了“关泽”两字，没有任何头衔，甚至没有公司名称，下方稍小的字体印了两个号码，一个是手机，另一个固定电话。

“谢谢。”楚香双手接过，把名片仔细看了几秒，揣进兜里。

“你说的杂货店在哪里？”男人忽然问。

“笔直过去，四岔路口。”楚香一指前面。

“谢谢。”

男人拉开车门，从容地坐进驾驶室，车上的灯次第亮起来，引擎嗤嗤一响，车子就消失在路上。

这段插曲没有给楚香带来任何困扰。她步行回到和平新村12幢，楼道里虽没有灯，但她已经习惯了，仍旧摸黑小跑到3楼。每一层有6户人家，楚香家在中间，意味着房子是最老的格局：卧室在南边，厕所和厨房在北边，中间夹一条楼道。

南边的卧室无客厅，无阳台，一间房。地上刷的红油漆已经斑驳脱落。

小时候三口人住，非常拥挤，但现在楚香独身，又显得挺宽敞。父母搬走后，楚香卖掉了所有多余的家具，只留一张床、一个衣柜、一个写字桌，还有几把椅子。另外的杂碎物件都装在纸板箱子里，沿墙角排开。

楚香的愿望是赚钱买一张小沙发，买一个储物架，再用布帘把房间隔成两个。好让客人进门的时候看不见卧床，虽然她也没什么客人。

楚香掏出钥匙，进去拉亮电灯。

床上笔挺挺躺着一件藏青色大衣，上面丢了张小条子：“先借你穿。”

楚香只好笑了。

小安有家里的钥匙，她住校的时候，拜托小安照顾房子。

楚香打开电脑，联网。

这台电脑是王青青淘汰下来的二手货，二手电脑不值钱，就送到了楚香这里。楚香不在乎，她重装了系统，把每个盘都格式化了一番，于是整个电脑的内在就都消灭了痕迹，属于她楚香一个人了。

打开收藏夹，yahoo 邮箱。输入 ID 和密码。

收件箱 5 封未读邮件。

楚香点开，其中 3 封是广告，删除之，另外 2 封是求职信的回函。

楚香心里高兴，逐一翻阅。一家是房地产公司前台，另一家是网络公司行政。加上目前已经确定要面试的两家公司，她找到工作的希望很大。

南嘉房产。楚香又点开百度，把这个名称拷进去搜索。

百度网页第一条：南嘉集团官方主页。

点开。绿色清爽的页面出现在浏览器上，页眉有一行白色小字，中国地产综合实力 TOP 10。旁边四个稍大的半透明字体时隐时现：“消灭城市”，看起来像某种理念。

楚香听说过这家公司，本市好几处有名的高楼和广场都冠“南嘉”的名字。比如早些天去面试的外企，所在写字楼就叫“南嘉·HOPE”，还有个挺文气的译名“南嘉·和菩大厦”。

楚香把南嘉集团的各种概况一一保存下来，包括其在苏州、南京、杭州、宁波、北京、西安、成都、乌鲁木齐等地的业务经营状况，建设楼盘的名称，获